

责编/乐建中  
审读/邱立波 美编/许明

## 清秋芙蓉

## 映日开

□张海华 文/摄

## 1 『三醉芙蓉』秋日盛开

前段时间，由于做了一个眼科手术，因此请了年休假在家休息。那些天，没有进山拍照，也很少用手机、电脑，每天读读唐诗宋词消磨时间，算是近年来难得的空闲。读古诗之余，常到小区里散步。这一走，还真有所发现：自家楼下的小河边，很多花正在盛开，灿如朝霞，十分美丽，不正是木芙蓉吗？

忽然想起，上一回见到并拍摄这种花，是在月湖畔，且已是好多年前了——回家翻出老照片，发现是在2013年10月23日拍的，刚好是10年前。在这里，我就为大家介绍下木芙蓉，以及与之相关的古诗。

木芙蓉，为锦葵科木槿属的落叶灌木或小乔木，原产于湖南。因其花大色艳，且在百花凋零的深秋绽放，故自古以来就广受欢迎，在国内很多省份都有引种，并培育出了不少园艺品种，其中以花色多样的重瓣木芙蓉居多。

近年来，在宁波各地，木芙蓉也广为栽种，就市区而言，在公园、小区绿地内，都不难见到。其盛花期在10月，并可以延伸到11月。这个季节，其他花卉已经很少，而此时，木芙蓉却迎来了繁花满树的最美时节，绿叶丛中满是粉粉白白的硕大花朵，老远即可见到；花儿在秋阳下迎风摇曳，花色如美少女的脸颊，娇媚可人，引人注目。

在我住的小区里，所栽种的木芙蓉均为重瓣的园艺种，花初开时即为粉色，将凋谢时转为深红或紫红。它们全部沿河而种，故花开时往往临水自照，果然不负古人所谓“照水芙蓉”之美名。

后来，到月湖公园转了转，特意去找10年前拍过的木芙蓉。很开心，一走到迎风街口的偃月街上，就一眼看到公园里花开正好。走近细看，方知这里的木芙蓉至少有两个品种：一为单瓣，花粉色，后转红；二为重瓣，花初开时为白色，后渐渐染上粉红，最后为紫红色。不少蝴蝶在花丛中乱飞，还有一种长喙天蛾常在花朵旁边振翅悬停，试图将长长的口器伸到花中吸取花蜜。游客们也兴致盎然，掏出手机，围着木芙蓉拍个不停，同时啧啧赞美花儿的美丽。

正因为木芙蓉的花会变色，且在深秋盛开，故有“三变花”“拒霜花”之称；也有人赠予其“三醉芙蓉”的雅号，意思是说一花三色，均美得令人陶醉。这赞美还真不算过誉。顺便说一句，依我个人的审美，我通常是不大喜欢那些重瓣的园艺花卉的，觉得过于复杂、人为痕迹太明显；而木芙蓉却是个例外，无论单瓣还是重瓣，都非常美，确实难得。

木芙蓉虽非宁波原生植物，但其“近亲”（即同为木槿属植物）在本地倒是有野生的，即木槿与海滨木槿。木槿在国内分布广泛，花单瓣，花色以淡粉红色居多，花期很长，在夏秋两季；除野生的外，也常被栽培利用，用于村庄、公园的美化，或用作篱笆。而海滨木槿在国内主要分布在浙东，即宁波与舟山的海边，属于浙江省重点保护的珍稀野生植物；花期在夏季，花单瓣，花色明黄，艳丽动人。

木芙蓉的花（尤其是原生的单瓣的花）一看就知与前两者颇为相似：花形都近似古代的钟，都具有5枚柔软微皱、仿佛吹弹得破的花瓣，花心均为色彩较深的紫红色，花朵中央都有一个布满花粉的雄蕊柱。

## 2 古诗里的芙蓉花

虽说木芙蓉原本仅产于湖南，却早就“艳名动天下”，在一千多年前，已在国内其他地方引种，南北各地皆有。自然而然地，明艳的花朵也引起了历代诗人的注意，因此频频亮相于古诗中。

木槿属的花，本来就娇艳出名。《诗经》中虽没有提到木芙蓉，但写到了木槿。《郑风·有女同车》是一首很有名的爱情诗，诗中反复吟唱：“有女同车，颜如舜华”“有女同行，颜如舜英”。华、英，都是花朵的意思；而舜，就是指木槿（即这个属的“属长”）。木槿的花瓣，白里透红，粉粉嫩嫩，以此来形容美女的肤色，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。

而在《楚辞》里，开始出现“芙蓉”一词。这里得说明一下，在后世的汉语里，作为花卉，芙蓉有两种意思，其一是指荷花，也就是“水芙蓉”；其二，就是木芙蓉。大约在唐以前，诗文中出现的“芙蓉”，都是指荷花。

先来看《楚辞》中提到的芙蓉。屈原《离骚》诗云：“制芰荷以为衣兮，集芙蓉以为裳。不吾知其亦已兮，苟余情其信芳。”芰（jì）荷，指水生植物菱的花；芙蓉，即荷花。这几句诗的大意是：“用菱花缝成上衣，采荷花做成下裳。无人理解我那就算了吧，只要我内心高洁芬芳。”

《楚辞·九歌·湘君》中云：“采薜荔兮水中，搴芙蓉兮木末。心不同兮媒劳，恩不甚兮轻绝。”薜荔（bì lì）是一种善攀援的灌木，其果实可做木莲冻，常攀附于大树或老墙上，并不生于水中。上引诗句的前两句是在说反话，整体的大意是：“（就好比）到水中摘薜荔，到树梢采荷花（自然是白费功夫）。两心

若不同，媒人也徒劳；恩情若不深，自然易断绝。”

此后，汉代《涉江采芙蓉》（出自《古诗十九首》）云：“涉江采芙蓉，兰泽多芳草。”唐代李白诗云：“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。”这些名句中的“芙蓉”，也都是指荷花。

而唐朝白居易写的《木芙蓉花下招客饮》，诗题中就已经标出是木芙蓉了，其诗云：“晚凉思饮两三杯，召得江头酒客来。莫怕秋无伴醉物，水莲花尽木莲开。”后两句写得很有意思：秋天荷花已残败，而“木莲”，也就是木芙蓉，却盛开了。

到了宋朝，咏木芙蓉的诗就不胜枚举了，而且不论是在标题还是诗句中，往往直接写“芙蓉”二字，不特意写“木芙蓉”了。聊举数例如下：

“溪边野芙蓉，花水相媚好。”（苏轼《芙蓉》）

“满池红影蘸秋光，始觉芙蓉植在旁。赖有佳人频醉赏，和将红粉更施妆。”（朱淑真《芙蓉》）

“舍南舍北种芙蓉，及到秋来次第红。自是诗人才思窘，清风明月有何穷。”（刘克庄《秋望二首·其一》）

木芙蓉这么有名，使得其原产地湖南也得到了“芙蓉国”的美誉。晚唐及五代的诗人谭用之写过一首题为《秋宿湘江遇雨》的七律，其颔联最为有名：“秋风万里芙蓉国，暮雨千家薜荔村。”老家湖南的毛泽东也写过一首有名的《七律·答友人》，其尾联云：“我欲因之梦寥廓，芙蓉国里尽朝晖。”

一种原产于一地的花，自古及今都能得到如此广泛的宠遇，也算是十分难得了。